



墨子校注

服部文庫  
117  
347  
2







墨子卷之七

節兼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西寧等處提督糧務兼糧餉 欽賜品頂帶畢沅校注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中多或作之疑古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

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

之廣雅云所尻也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亦

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

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

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

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



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  
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  
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曰暮途遠  
兩日字舊作只  
以意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門當明  
為潤  
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  
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  
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  
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  
一本此下  
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  
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

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  
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  
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  
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次恣字省文下同  
一本作恣俗改  
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  
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  
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  
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  
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  
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  
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  
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搗牛羊豢犬彘



潔為粢

二字舊脫 据後文增

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

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

方猶有或當為專字之壞至今稱

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

其事上詬天中詬鬼

据上當有神字

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

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民莫不撈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邑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



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皆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借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

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天志中第二十七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



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為確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訓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

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舊作止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文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



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  
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  
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  
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  
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今國君諸侯之有  
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  
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  
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今若  
處大國則舊脫此字增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  
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

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  
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  
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  
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  
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  
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  
遂疾菑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  
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  
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  
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  
者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  
擊



也但未詳擊遂之義若豪之末蒙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也而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  
仁不詳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  
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  
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以臨司  
民之善否俗司讀如何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善作焉一而  
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  
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  
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仁不詳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据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  
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詳也此吾所謂  
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  
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  
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  
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  
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据下文增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  
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  
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



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  
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  
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  
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鑠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  
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  
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  
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  
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据下云既可謂  
知也此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

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  
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  
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  
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  
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  
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鑠之金  
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  
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夫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  
居不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侮務  
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扁非命中作廖侮皆懲字之譌孔書秦  
誓云周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侮皆懲字之譌見善  
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偽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  
本故足据也孫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



侮字反是務假天下二字疑衍即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音未可知也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察天以縱棄  
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  
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  
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  
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  
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  
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  
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

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  
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  
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  
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  
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  
之位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王公大人土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  
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  
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



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  
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  
逃之者据下文當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  
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  
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  
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  
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  
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  
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  
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  
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諸  
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  
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正之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  
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  
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  
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搗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  
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祈福於天子  
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



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  
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  
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  
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  
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擲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  
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  
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  
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  
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  
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  
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

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  
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  
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  
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  
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  
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  
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  
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其賞善之證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  
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  
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



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

說文云耘有所失也春秋傳曰

耘子辱矣玉篇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

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

句疑有脫誤

名之曰失王

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說文無志字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志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為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然曰誅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  
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  
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劬拔之劬舊作勁以力非勁不  
拔即劬制拔音同制不  
格者則係一作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舊作園  
以意改晉靡婦人  
以爲春首周禮云其男子于卑隸女子于春藁又說  
文云首與百聲形相近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  
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  
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  
未詳說文玉  
篇無總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  
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

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  
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  
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  
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  
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  
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  
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  
人之金玉蚤案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  
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  
以意改之爲政也自殺  
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



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

舊脫此字 據上文增

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

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

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

之牆垣

據上當 脫掘字

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

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

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

言曰是責

舊作責下 同以意改

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

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

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

能少

當為少而據上文如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

此能而音同故也

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

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

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

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

當為志

以為儀法非獨子

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

文王子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

誥字據上文當為語

而順帝之則

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

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

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八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  
 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  
 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舊脫此字盜賊以兵刃毒藥  
 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  
 作由此始是以天下凡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



神之有與無之別不可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

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執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死文選注引作必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年二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圃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表佃同又案韋昭注從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車走御覽引文日中秋伯乘白馬素車朱衣



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厲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中心折

脊殪車中伏引太平御覽引義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

略韋昭注曰杜國伯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杜伯與此

國語范宣子曰昔勾之祖在周為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

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王

故周之右將軍今陝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西長安縣南杜豐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敬其子

說文云警戒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

也此異文誅舊作謀據若此之慚邀也說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

部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

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東方句芒鳥身人素服三絕

入門而左鳥身而太平廣記引作人而鳥身

斷文云絕而狀正方太平廣記引鄭穆公見之乃恐懼

神曰無懼覽舊脫此四字據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

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

公問神明案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

案史記簡公平公于周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

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

燕簡公方將馳於祖陰莊子儀荷杖而擊之殪之車上



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後世統祿子杖揖出祿視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五吏為証謂之廟祿子杖揖出篇云祿之俞切呪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馮于祝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牲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算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緘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緘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即今之小兒繃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緘之中則非春秋時水文公也官臣觀辜特為之祿子舉揖而

豪之豪同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公賦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公賦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國卑下同疑此非王中里徼者賦引作檄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故兩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無神賦二子許諾引太平御覽事類賦於是洙洳說文水兒讀若窟洳未詳搃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疑血字言以水漉洳未詳搃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灑社則漉當為灑字之誤搃字書無此字盧云讀玉篇有搃字云磊搖也馬可鳥寡方可三切



之辭既已終矣四字類賦讀中其微之辭未半也御覽  
事類賦引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折其腳祧神之疑當  
也作祭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社之神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著在齊之春秋  
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爲先不以其請者請當鬼神之情  
誅至若此其慤慤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  
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  
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  
之請當爲情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  
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曰若以衆  
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  
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  
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  
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  
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  
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  
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  
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  
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  
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水之脩茂者立以爲菡位菡位  
音說文云菡朝會東茅表位曰菡春秋國語曰必擇國之  
茅菡表坐菡昭曰菡謂東茅而立之所以菡酒



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其畜之勝膾肥倅毛辭

假音作倅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

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

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

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

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

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

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為恐

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

漢金石多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

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

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

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

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

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

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

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有禍之時百獸貞蟲



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

佳古惟字舊誤作佳

人面胡豕異心山川鬼

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

舊作佳亦誤

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

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

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

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

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

大戰于甘

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扈氏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同剝有曰日中今予與

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

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

共命御非俞焉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此孔

書甘誓文微有不同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

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

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

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

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

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

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即須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

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

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

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擊無罪人乎道



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現非是以吏治  
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  
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  
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  
幽閒當為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  
可恃舊脫此字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  
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以車九兩鳥陳鴈  
行湯乘六鬣疑輦犯遂下眾人之螭遂疑有王乎禽當為

或云乎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  
同呼推哆大戲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  
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即  
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辛推哆古今人表作推後  
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  
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  
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  
覽御增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眾  
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  
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  
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御覽  
引作天侮鬼太平御覽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  
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  
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



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詳未與殷人戰乎牧之豨王乎禽費

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

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是言繫之未輪載之白

旗以為天下諸侯倬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

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

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戡滅詳字

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

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

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

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

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奴也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

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改有是得其父母奴兄而

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為酒

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

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直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

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

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

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

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之之行而為



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  
祭祀也非直注之汗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  
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  
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  
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  
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日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  
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

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

樂也非以刻鏤華

一本無此字

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撈

黍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爲  
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  
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  
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  
事乎國家非直培潦水拆壤垣舊作垣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  
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  
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  
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曰舟用  
之水車用之惡許猶曰舟用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



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威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竽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

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正字玉篇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為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結上文當有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



子與君子舊說三字聽之廢君子聽治與取人聽之廢

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出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時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

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

糠字从米俗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

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

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

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

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

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

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蹄即蹄省文

以為絳屨文絳即絳正文說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

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紵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

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不賴其力者不生君

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

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

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壹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

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紵

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絺命不正作細盧云當為細與細非

如也緜讀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夫說樂而聽之

也緜讀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夫說樂而聽之



即必不能... 晏退聽獄... 故是故國家... 而旌纓危矣  
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  
宜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  
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  
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夙興夜  
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緇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  
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  
其孔書云恒舞于宮是孔書謂巫風伊訓其刑君子出絲  
二衛此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

舞佯佯舞當為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黃嘉是舊作  
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此八字無降之百舊作  
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其家必壞喪厥宗已上墜  
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  
云帝啟十年放王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也楚語士  
叛彭伯壽帥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年武觀也楚語士  
媿曰夏有五觀昭云五觀啟乃淫溢康樂野于疑  
于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啟乃淫溢康樂野于疑  
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近江聲注尚書云莧當為莧相  
喜說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當為天用  
弗式翼式為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儻九  
以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  
康疑云非太康傳以為子不觀也是故上者天鬼  
聲文啟子當為啟子啟子五觀也是故上者天鬼



弗戒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誠請一本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九

蘇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寧處地營理事務兼糧餉欽一品頂戴畢沅校注

非樂中第二十三 闕

非樂下第二十四 闕

非命上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禱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則命天則天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



火火姓之從事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

故孰有命者不仁故當孰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

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好儀

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

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駟索漢書音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

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

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

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

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

政盧云廢置也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

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益嘗尚觀

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

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於桀紂則天下

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

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

舊脫此字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憲也先王之憲

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

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

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

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

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數天下之良

書不可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為三即上先

王之憲之刑之誓



是力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

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

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爾雅云諄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

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

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為幹此萬管字假音

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為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七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

皇甫謚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

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絕

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絕

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多則分也移字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

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

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

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

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

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

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

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

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

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

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

辨辨於辨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



出其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  
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  
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  
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  
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  
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  
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  
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  
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舊作者據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  
下文改貪於飲食惜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之財不足而飢

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  
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餘猶不順  
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  
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  
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  
是惡式伐形  
相近之是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音相近也用爽厥師喪爽音同此言湯  
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肖事上帝  
鬼神孔書作上帝祇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  
弗事上帝祇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  
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  
命弗葆孔書無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據上文當執有命也  
命孔書無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



刑...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  
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  
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  
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  
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實欲  
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  
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  
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  
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

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  
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  
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為刑括上篇有政字此言之  
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五字或以命為亡  
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  
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舊脫此字  
據下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  
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  
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  
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  
之之也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



王世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  
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  
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  
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  
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  
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  
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  
為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三代之聖善人與  
王讀如無意亡七同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  
歟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初之列士桀  
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  
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

姓順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  
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  
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  
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  
為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身在刑繆之中必不  
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  
言不糾不慎其心志之辟僻同外之歐聘田獵畢弋說文云  
其繆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我舊作而罷不肖我為  
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  
心內之不能善事一作視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  
儉儉儉易儉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



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師下篇作用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冝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務言毋勦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以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偽泰誓不足据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為

敬哉無天命惟予一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為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而議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舊脫此字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

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



謂三代之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  
時日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  
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  
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  
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  
不渝而民不易又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氏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  
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  
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  
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  
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日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  
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今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

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道此字  
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  
今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夫有命  
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  
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  
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甚作此而不顧  
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  
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  
三代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



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  
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  
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舊脫此字術之述術同此皆疑衆遲撲言沮撲先聖王之  
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  
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  
民不而葆葆同能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  
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  
增惡或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  
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  
也於去發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

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  
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  
帝文畧見孔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  
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  
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  
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舌而利其唇咤也咤音  
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膈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  
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  
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必治  
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  
所以錫殿眩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



林澤染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  
必資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  
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  
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  
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夙興夜寐強乎紡  
績織維多治麻統說文云統葛緒紵音捆說文云捆束也此俗寫布  
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  
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貴字賈句此  
假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  
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  
績織維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

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  
績織維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  
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下以待養百姓百姓  
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  
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失傾  
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  
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  
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  
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語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  
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魏士諸篇



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  
以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  
云此病翟非也說文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

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妻舊脫此字後子三年後

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戚

族入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

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

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逆孰

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

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慙愚甚矣說文云慙愚也愚慙也

注漢書云古音下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

祇禱為僕說文云祇敬也禱衣正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

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為妻

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据者當云儒迎

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

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期兄弟之妻奉其先

之祭祀弗敬盧云當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夫憂妻子以大負祭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舊

和以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

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

云幸吉而免凶也必从天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

更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



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  
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  
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居說文云居  
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也倍本棄事而安怠傲以舊作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  
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窳鼠藏兩雅有窳鼠  
云孫炎云窳者頰裏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窳  
鼠也說文云謙論也玉篇云謙胡章切田鼠也窳舊作窳  
誤而羝羊視云爾雅云羊壯羝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羝羊也  
然則羝羊貴蔬起豕今俗猶呼劇猪是也案說文作羝豕  
非皆壯羊貴蔬起豕今俗猶呼劇猪是也案說文作羝豕  
崔以意改之與犗義同劇者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  
牾假音玉篇云犗扶云切牾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云穴  
食注曰文穎曰穴散也說文云穴散也从穴散人猶穴人焉知良  
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穴人焉知良  
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

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驛肥也此古字以為疑有恃  
人之野言禾麥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  
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  
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  
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  
者羿作弓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射師仔作甲仔即仔少康子奚  
仲作車巧垂作舟賦北堂書抄引作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  
疑在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倕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  
此有鮑覽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鮑柔革工也皆君  
從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皆君  
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  
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以舊作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



函弗射施舊作強据財助之昏車應之曰若皆會人也則  
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  
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  
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昏車雖盡能猶  
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與師誅  
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  
昏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  
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据子若鍾擊之則鳴  
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  
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  
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

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  
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  
辟將發也辟同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  
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  
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  
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說文云  
讀若伏噎飯室也會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編  
舊作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  
以意改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  
某字舊不諱今改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郭子為人



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證寡人者  
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  
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  
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  
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孔叢詰墨云白  
公亂在哀公十  
六年秋也孔  
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  
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  
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  
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  
殺作弑非賢人之  
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  
為亂趣讀  
促非仁義之也脫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

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  
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既寡人者衆矣此俗寫  
既當為況  
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  
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  
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  
作浩裾沅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  
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  
宗喪循哀孔叢史記  
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  
異于服勉于  
客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徒  
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  
世晏子儒作  
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  
據晏子增衆壽不能盡  
共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而行以營



世君說文云管惑也營語云管惑諸侯高誘在為樂  
以淫遇長當為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孔叢  
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非所以導國先  
眾公曰二字舊脫善於是厚其振晏子舊脫禮留其封敬  
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  
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鵠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  
適齊為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  
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其言同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  
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  
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  
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

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李孫李孫相魯君而走  
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決植關而不可  
慎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李氏爭關而出孔子決植  
門植以孔某窮於蔡陳之間孔叢窮藜羹不糗引文類聚  
不糗北堂書抄作不糗太平御覽作糗一作糗荀子云糗  
日以火食藜羹不糗揚僚云糗與糗同蘇覽反說文云糗  
以米和羹也一日粒也古字十日子路為享豚孔叢太平御  
文糗參則糗糗古今字子曰子路為享豚孔叢太平御  
俗寫耳享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問肉所從來即食  
即烹字號號穠字之誤以酤酒孔叢酤孔某不問酒之所  
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  
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孔某曰來吾與女當為  
量與女為前坐且令女為苟義舊云曩與女為苟義天



飭約則不辭忘此字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飾汗邪

詐偽孰大於此孔某誦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

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

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此時天下坂乎坂舊作坡以

非子作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亦舍舊作舍亦家室而

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

貢季路輔孔悝亂舊脫此字據孔乎衛陽虎亂乎齊

佛肝以中牟叛秦雕刑殘孔叢作秦雕開形殘莫大焉莫

當脫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

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力春

墨子卷之九公哀而奉善靈巖山館刊



